

美欧加息潮可能进入尾声

本报记者 高乔

环球热点

近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央行相继宣布加息：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5.25%至5.5%之间；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自8月2日起将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

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上调至4.25%、4.50%和3.75%。经过1年多的加息周期，美国及欧盟通胀率有所降低，但多项核心经济指标表明经济疲软甚至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多国经济学家预测，美欧加息潮可能进入尾声。

节奏最快，曲线最陡

自2022年3月至今，美联储已进行11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最初的0%—0.25%上调至目前的5.25%—5.5%，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已达22年来最高水平。美联储从去年开始的本轮加息，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

大西洋彼岸，欧洲央行与美联储保持相近的加息步调。欧洲央行自2022年7月以来已连续加息9次，共计加息425个基点。2022年7月，欧洲央行利率仅为-0.5%，经过此轮加息，欧洲央行主要利率已近历史最高水平，再度刷新史上“最激进”货币紧缩周期纪录。此外，英国央行迄今连续加息13次，累积加息幅度高达490个基点，其利率已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美国通胀率预计在2025年实现回到2%的政策目标，美联储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前停止加息。美联储尚未决定9月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对9月及以后的货币政策持开放态度：“政策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调，也可能暂停。”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市场一直在密切关注：为了观察此前持续加息对经济形势的影响，美联储可能暂停加息。据美联社报道，随着一系列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放缓甚至开始下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原先预计在9月进行的新一轮加息。宏观政策研究公司资深经济学家萨拉·罗斯纳·沃伯顿认为，“今年剩下的时间里，美联储可能暂停加息。”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3%，低于市场预期的3.1%；环比上涨0.2%，低于市场预期的0.3%。同比、环比涨幅降至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CPI同比增长5.5%，低于5月的6.1%。欧盟主要经济

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胀率分别为6.8%、5.3%、6.7%和1.6%。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6月CPI同比上涨7.9%，涨幅放缓至2022年3月以来最低值。CPI是衡量通胀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当前美欧国家通胀率仍未降至2%的目标，但通胀持续下降的趋势加强了市场对美欧央行停止加息的预期。

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明显

“美欧国家本轮加息主要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当前，市场普遍预测美欧国家加息潮步入尾声，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判断：其一，相关核心数据表明，通胀现象有所缓和；其二，多项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出现疲软甚至衰退迹象，继续加息可能对经济带来更大伤害，加大经济‘硬着陆’风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卞永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当前经济形势已不容乐观。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年化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季度仅增长1.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且增幅已连续两个季度放缓。

“美欧国家加息进程进入尾声，核心原因是当前金融市场已难以承受加息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当前，美欧金融市场几项重要指标已体现出较大市场风险。其一，2年期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幅度达42年来最深。国债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意味着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短期风险较高，表明投资者金融避险情绪蔓延。其二，地产行业危机四伏。美国商业地产空置率创历史新高，欧元区房地产交易量、价格均呈现下滑趋势。加息引发商业地产不良贷款累积，可能通过信贷体系传导至银行业，同时加息导致的地产抵押贷款利率高企，抑制民众购房需求，地产行业整体不景气。其三，银行业动荡余波不断。继今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相继倒闭后，美国太平洋

西部银行、堪萨斯州小型银行心脏地带三州银行近日接连倒闭，加息后续效应还在银行业发酵。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服务业增长情况的重要指标。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数据显示，7月制造业PMI已连续9个月低于荣枯线50，处于自2009年以来最长萎缩周期。标普全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欧元区7月PMI显示，欧元区服务业需求不足，制造业收缩速度为疫情发生后最快，经济活动放缓程度超出外界预期。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已出现两个季度经济环比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今年上半年，累计8400家德国企业申请破产，同比去年大增16.2%，创下20年来最高申请纪录。

“美欧国家加息潮已对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转带来明显负面影响。”卞永祖分析，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类、创业型企业，盈利能力较弱，加息导致借贷成本升高，给企业经营带来直接压力。对个人而言，美国消费者信贷成本提高，随着失业增多、薪水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个人及家庭财务状况的稳健性受到较大冲击。欧洲国家受疫情间量化宽松政策、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叠加影响，通胀问题比美国更为严峻，经济衰退迹象更加明显，可能陷入“滞胀”困境。基于当前经济状况，停止加息或是美欧国家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必要举措。

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世界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3.5%降至今年的3.0%。发达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预计增速将从2022年的2.7%降至2023年的1.5%。具体来看，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为1.8%，2024年增速将放缓至1.0%。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0.9%和1.5%。

“接下来，美欧国家在加息问题上

仍面临两难困境。”卞永祖分析，如果不加息，当前美欧国家通胀率距离2%的目标水平还很遥远，历史上通胀失控、金融体系崩溃、社会混乱的教训促使美欧国家采取一切可行举措控制通胀，加息是核心手段。但是如果持续加息，政府、企业和个人借贷成本均会提高，经济衰退趋势将加强。美欧政府还面临财政政策调控空间有限的掣肘，加息将使政府偿付国债的利息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债务危机加剧，可能进一步冲击国家政府信用和货币信用，也会严重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面对控制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天平，美欧货币政策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继续加息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进行艰难平衡和取舍。

国际清算银行近日发出警告：以往推行货币紧缩政策时期，高额债务、高通胀、房价暴涨等加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而现在这一切前提条件都已具备。此外，正如埃及开罗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拉迪所说：“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美联储加息将增加其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美欧国家加息潮已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风险。其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加息潮已令全球金融环境趋紧，全球资本向高利率的发达经济体流动，新兴经济体和高债务国家面临流动性短缺、债务恶化、次生社会危机等问题。其二，美欧国家金融市场紧密联动，也意味着美欧某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可能传导成区域性金融危机。欧洲一些债务较高、金融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国家，可能率先暴露金融风险，发达经济体金融风险溢出，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其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趋势加强，总需求减弱，使其贸易出口国出口停滞，经济复苏乏力，导致经济衰退趋势向全球蔓延。”孙立鹏认为，“不过，当前，随着美欧国家紧缩货币政策整体接近尾声，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减少，对全球经济溢出效应也可能减弱，全球经济复苏环境可能有所改善。”

刚刚过去的7月，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高温，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有了更加直接可感的认知。世界气象组织和欧盟气象机构发表最新联合报告指出，今年7月“极有可能”成为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灼热、干旱、野火、暴雨、洪水……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极端天气正在全球多地更加频繁出现，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经济、农业、能源和水供应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持续威胁。“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沸腾时代”就全球气候危机再次发出的警告尽管是一种夸张说法，但就全球气候变化的危险性而言并不过分。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影响符合科学家此前的预警，但其速度却远超预期。伴随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越来越大，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气候恢复力和可持续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全球升温一旦突破“气候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已有9个被激活，气候危机“灰犀牛”正加速向人类走来。

如果继续拖延所需采取的关键措施，摆在人类面前的将是灾难性局面。面对气候危机，所有国家都必须作出反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为碳中和作出切实且持续的努力，加快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公正、公平的过渡”。

面对气候危机，发达国家负有导致全球变暖的历史责任、法律义务和道义责任。最新研究显示，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应向低碳排放国家支付总计170亿美元的补偿金。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未偿还他们欠下的历史债务，甚至连14年前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都未兑现。当务之急，发达国家应正视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责任、义务，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尽快兑现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和技术转让，停止单边措施、脱钩断链和贸易壁垒等影响和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

面对气候危机，中国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建立了落实双碳承诺的“1+N”政策体系，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网络，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是全球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中国还尽己所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3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约20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面对气候危机，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必须尽快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机制，各国必须通力合作且立即加强行动，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来源：新华社）

美国半导体产业回流 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史珺涵

近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半导体行业到2030年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缺口将达6.7万个。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半导体产业出现人才缺口是可以预见的，它将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回流带来更大挑战。

岗位空缺

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底，美国半导体产业将由目前约34.5万个工作岗位增加到约46万个。但按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率，美国院校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无法满足岗位增长的需要。如果不采取措施，届时预计6.7万个工作岗位面临空缺风险。

《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的报告指出，未来几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可能面临约7万至9万名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英特尔大学研究合作主管加布里埃拉·克鲁兹·汤普森说，半导体行业多年来一直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她担心是否有足够“可用且有才华的技术工人”填补英特尔新增职位。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诺伊弗称，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产业规模将继续扩大，需要更多劳动力。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整个行业就会步履蹒跚。

预料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半导体产业回流过程中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其实是预料之中。”

2022年8月，拜登政府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减税和政府补贴鼓励各国半导体厂家到美国投资。袁征指出，美国此举，一方面是将所谓安全利益置于全球科技创新效率之上，希望减少外部依赖，实现所谓“去风险”；另一方面是认识到半导体产业对于现代工业、军事国防的重要性，意图通过掌控半导体技术和产业链维护自身霸权。这一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国内芯片制造、加强国内供应链，为美国本土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

“然而，短时间内，在美国很难找到这么多符合要求的半导体产业技术工人。”袁征分析，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不断发展，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全球化产业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东亚、东南亚等地。由于美国本土劳动力价格昂贵，长期以来，美国只占据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设计、运营等方面的部分环节，并不擅长制造、组装等工作。美国半导体产业

的技术工人本就不多，如今突然新增大量专业岗位，自然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不确定性高

芯科科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董事会主席马特·约翰逊认为：“有效的政府与行业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行业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建立尽可能强大的美国科技劳动力队伍，并释放半导体创新的全部潜力。”

“但是，至少在5到10年内，劳动力问题将导致美国半导体产业回流面临较大挑战。”在袁征看来，其一，美国当下缺少具备专业技术的半导体产业工人，但无论是培养高端专业人才还是普通技术工人，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很难一蹴而就；其二，美国本土劳动力价格过高，极大地增加了半导体企业的生产成本，现行政策的优惠力度又不够，因此对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制造业来说，回流可能性不大；其三，美国近年来党争极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因此一旦执政党更替，美国关于半导体产业补贴和人才培养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就会面临挑战。

“美国半导体产业能否成功回流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力短缺将使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袁征说。



也门：收获椰枣



环球掠影

最近，也门马里卜迎来椰枣的丰收时节。图为农民在收获椰枣。

新华社/法新